樗齋漫錄

樗齋漫錄自序

樗齋漫錄者樗道人讀書齋中漫錄之者也道人讀書不作次第漫從架上抽一函值經經讀值史史讀之

子與集與說夫復如是讀亦未必竟亦未必不竟只還己之所為言己之所不能言己之所不敢言有掇於中隱錄之而已矣未錄前不著

了字於胸中畢竟如何々々
而後録也既録後亦不著
了字於胸中畢竟所録為
如何々々也大極樓之一字已
為之人不棄矣哉有字者

從外而入無字未從內而出
前人之所未言言間亦言之然
亦從讀時偶有所感也非欲
畢竟如是而後言之也總名
之曰標齋漫錄而已矣

壬子冬日樗道人許自昌

書於樗齋中

樗齋漫錄卷之一

莆里許自昌玄祐甫著

一里師爲童子解說論語至吾執御矣童子不知義理忽問曰前日夫子已說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今又說吾執御矣執鞭執御賤役也夫子何樂爲之里師無以對余代爲之答曰夫子此處却有微意前說求富是利也今說成名是名也只爲世人名利之夢難醒夫子特下轉語喚醒之意若曰富可求也鞭可執也名可成也御可執也噫嘻爲此

蝸角蠅頭不惜驅前馬後亦可哀已

唐應德順之薛仲常應旂世所稱荊川方山兩先生者也二先生爲文章宗祖舉業家無不尸祝焉嘗其未得儁時未聞有行卷及荊川南宮第一後其門人無錫蔡瀛始與姻家同刻一稿方山南宮第二後其門人常熟錢夢玉始以活字板印行其三試卷未聞有坊刻也今則大不然矣老童低秀胸無墨眼無丁者無不刻一文稿以爲交游酒食之資僞評贋序令人痳癢欲嘔善乎荊川先生之言

曰好刻文字亦無恥之一節也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於是典試官以鬪

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救時手段亦可以覘其一斑矣檮道人曰此匪特言語且德行矣倘其以論語下文對典試者能免罪咎乎

梁次公曰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夭相也也可稱名言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年八十餘嘗肩擔而行至正間來游鴈宕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爲母之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挑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樗道人曰玩偈語此髡滑稽能文之人也胷中頗玲瓏剔透與之入道不難已

病字從丙丙火也疾字從矢矢箭也蓋矢言其急而

丙言其躁也躁而急甚其疾病之源乎痰字從兩火亦此意蓋疾病未有不以痰為祟者而能濟之以和緩便為清涼散矣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

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眞州孝廉王道新將訪一貴客令其家史敘狀史誤書新爲親王大怒讓史時冷居士在座笑曰不干他誤是程先生如是解來王怒頓解一座絕倒葢謂大學註親當作新也

今之學易者半天下于易之玄機奧義茫如也他不具論卽周易二字周以言其循環無端易以言其變化莫測已將全書精神和盤托出解者乃謂周代名是周朝之易如此則周字已失其精義而易

字亦無精彩不過一書名耳豈以文周孔三聖人
俱周人易行于周故名耶殊不知易始于宓羲氏
宓羲乃易之主文周孔乃易之輔安有舍其主而
從其輔之理嘗笑今人生兒女匝一年亦曰周歲
豈亦文王周公孔子之歲耶更有爲連山歸藏以
補夏商之易者其蛇足又爲何如
有作磨謎者曰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而無山雷逢
逢而不雨雪飄飄而不寒亦可謂巧而雅矣
硯北子揭一聯于室云大覺未通先向癡呆中進步

塵緣難了且從笑罵裡藏身亦近道者之言也

唐李約庶人錡從子也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讌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游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何物寧馨出此佳語眞堪爲游山令甲彼喝節松陰鳴鑼山徑者那復解此

今人罵無用人每日食來開口困來合眼蓋形容其

止能食與睡耳不知此政不復易得傳燈錄云睡時千般計較能困來合眼乎食時百種需索能食來開口乎唐人亦曰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亦知食與睡之不易矣

冷居士游雲間主於楊氏渠主人膏粱子也往武林見一閩人爲人刻小像鬚眉逼肖笑語欲眞乃延之家刻已像焉其叔氏後言于居士曰如此東西要他何用居士笑曰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聞者噴飯

括蒼林君度先生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蒲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刳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樗道人曰耕田之語頗似近道而末後兩則尚多感慨可以知樵堂已

令天下承訛襲舛固非一事而畫工塑匠尤爲可笑如西王母居崑崙山舊言蓬頭虎齒而戴勝今之

壽慶圖乃爲美麗婦人甚至伍子胥廟則爲紫鬚丈夫蓋誤子胥爲紫鬚也杜拾遺廟則爲婦人蓋誤拾遺爲十姨也有文人作拾遺對子胥語曰子猶不失爲鬚眉丈夫且紫鬚亦不惡獨奈何雌我乎眞可謂善謔只因工匠目不知書故訛舛爾爾可恨號爲書生者其訛舛更有甚于工匠者焉

夫人立身只是少箇厚字不得即議論詩文中亦不可薄如清風嶺王烈婦其貞操比雪霜清操貫日月皎皎無疑矣乃台州秀才逞其些小聰明題詩

刺之曰台州到此方投水也伴胡人幾夜眠則薄之至矣其人回家即死薄之報也其死或不專爲此詩但觀其詩如此平生決無一盛德事可知嘗疑大學首篇以明字發端以厚字結局今日思之委有深意蓋明者最易流于刻薄故聖經徹及之云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蓋往拜時適值其亡也孟子乃謂亦瞯其亡是非眞知孔子爲聖之時矣松江楊士修作頌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貨

亡時若云昔日曾窺瞯何不途中預避之快語也無錫葉晝亦云如説孔子亦瞰其亡則孔子不獨貌似陽虎矣可謂善戲謔兮

董玄宰先生過甫里詩曰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時生白仇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烟波艇頻年問此亭

詹氏小辯曰今世居官而賢則往往違道干譽亦賢者之習俗也然世人賢之亦莫知以為非大諦居官則視官事所宜裨于民實否烏得任巳但任巳

卽不便于人而人被其害故居官切不可一有所好有則人盡迎合之何良俊曰昔呂申公當國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仕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此等豈有實心向學不過假此結在上之知求以濟其私耳豪傑之士無位展抱退處講明廸後固無不可若既受民社之寄而乃終日空談全廢政務豈非聖世必誅者哉王伯安先生從游者最衆彼不但無

妨職業然當統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奇行政則講學兼施于政術此眞天人三代以後豈多見而後世中才希世而效之此欲以學鑽也爾日又有疏鑽見一出位言事杖而落籍者數年後驟起人咸畏之爭以金餽之莫敢不贊歎巳亦自任大賢以意熏燎當世人莫敢與稽于是縉紳艷之無問然否各進一疏希一斥以來殊擢重名大利于後而爾日又有病鑽知巳之不

能委瑣又羞小官不能超格逕陞遂以病告去人不知而咸高之屢轉不起轉而京堂病即立愈夫京堂非聖藥耶然二鑽而計必講學學其大鑽乎公然而風成矣檮道人曰禪鑽固已奇矣而又有學鑽跳鑽病鑽竒之竒也嘗笑語友人曰孔顏之所以賤貧者只爲不能鑽也友人曰何以言之曰鑽之彌堅非不能鑽而何友人爲之絶倒

檮道人曰以下五則亦見五經之變録之淮南潘子素純嘗作靦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

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詭浪調笑不爲無補于名
教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
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
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輥君子以容身
固位初六輥出門无咎象曰出門便輥又何咎也
六二傅于鋉轄象曰傅于鋉轄天下可行也六三
君子終日輥輥厲无咎象曰終日輥輥雖危无咎
也九四摸稜吉象曰摸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
輥象曰六五神輥老于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

下𢬍揄之象曰以輗受爵亦不足敬也後平江蔡
宗魯衛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
爲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无所求也不利有所爲
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
吝于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无攸利巳終有望也
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
聽婦言昵于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
失大義也雖養弗㑹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
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

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于酒食弗克歡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終无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論卦曰論

貞享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

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諭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論不巳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衆怒殺之何過也樗道人曰此此易經之變也如此此衍易若在今日恐不止六十四卦矣噫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荅曰總是小實建德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勑從事曰周生好

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産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專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

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此書經之變也樗道人又曰亦借書爲謔耳猶未變也

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効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鷄既鳴矣鴨既美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樗道人曰此詩經之變也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

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攜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卽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大笑檮道人曰此春秋之變也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居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靴化爲鞋最善名狀化爲鞋更可笑也檮道人曰此禮記之變也

武林講學諸君日以商量明德爲事每一聚首則曰明德如何商量動靜語默行住坐臥皆明德也一日午飯空中適有食素者忽一先生曰明德還是葷的還是素的試舉看時無錫葉文通在座笑而應曰葷素尚未定問何故文通曰朱夫子原說則有時而昏葷一座大笑

客有問顏子壽夭者一縉紳先生應之曰壽客問何故縉紳曰有一王小二你認得否客曰不知縉紳曰王小二是學生今日與夫見在此公不知乃夭

也如顏子在今日一聞其名人人惚如認得他一般非壽而何客唯唯既而曰今日聞桀紂之名亦似相認者一般此亦壽乎縉紳語塞問者漸有得色蘖文通從旁斷之曰顏子是壽到今桀紂是夭到今一座大快

白香山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則易之此老善于玩世渠知天下後世多老嫗手眼故乃爾爾

易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蓋言進德修業以祈

及時進德修業是修及時是證解之者反以為欲及時進德修業是之謂顛倒相抑不知吾儒之學以時為宗耶并學而時習之從頭便解錯矣噫

顧涇陽夢中請于龜山先生曰六經俱經二程夫子訂定何禮記尚仍其舛錯乎先生曰已訂定久矣寤後始知學庸乃訂定之禮經也

黃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萊肚老人所宜魯直以石塘鬼侍郎之言反謂宜州宜人决意南往竟歿于宜州人都以石塘鬼不

靈噫是安知非石塘僧人造言以悅魯直也耶此等詭譎世上不少亦只在當人自有主張耳

梵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没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見以酒燒且圖有滋味噫嘻今之以酒肉納皮袋者總是要餡草有滋味耳

弔喪弔字極妙乃箭挿于弓之象也蓋古之葬者原野山林間尚多猛獸恐爲所禍故送葬者備弓矢以護焉

世人淺露只緣不能希天耳未寒而裘未暑而葛種種笑端滿人耳目可笑也亦可哭也獨不觀天地乎天地妙處只是一箇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爲夏其卦乾爲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爲冬其卦坤爲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善乎梁次公之言曰讀得一部大統曆熟方會做人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瀍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癭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于水土者而貧富貴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

美惡若執券探懷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措穿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兎棺塈周漆椑柳翣三王制也驪山玄堂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日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

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佳塲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丈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

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
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隣族八也早完官
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
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
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
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
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
幼者舉動禀命於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
二十二也閣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

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之惑于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假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兎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耳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

姚少師嘗與袁忠定王太史彝同學太史有姊每晨爲少師總髻撫之

有愚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即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你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二事今人傳爲佳話俱以兩媪爲英烈不知此特好事者僞托之語蓋兩公磐望勲業隆厚故以此點染之云即誠有之于兩公奚損哉甚矣文人之多忌好毀往往如此

客問夏后氏殷人周人之辨曰其亦尚有揖讓征誅之意乎

詩經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蓋自言威儀朴茂無可選處乃註者反言富而閑習則是自家賣弄矣豈貞靜者之言哉失詩人之意何止千里

僧伽龍朔中游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眞眞癡絕也僧贊

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死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乃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今之作者解者大率類此

一日語及伊川晦庵之學本來子曰二先生只爲開眼看處太眞所以合眼會處太假余旨其言不識二先生以爲何如

鄉黨卒章硯北子以爲正記孔子全身曰山梁見非廟堂也曰雌雉見非帝王也雉有文明之象孔子

原是師道中人其自道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可知已而時哉時哉正嘆其仕止久速之合時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已形容曲盡矣

儀真城外廠西地方居人姓王李者居半多業儒癸卯科舉有人夢府案取名七王八李共十五人及揚州府發案所取李姓者七王姓者八少異焉後孝廉王道新之兄道弘以父喪阻同里李桂者頂名應試吁府案一小取捨耳七王八李乃預定不爽如此況大于此者乎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眞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𢅏齋漫録卷之二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𥳑

今之稱極樂世界者俱曰西方客請其故余戲謂西屬金有金便極樂矣聞者絶倒然金有斷割之義斬斷世緣割却情愛乃極樂也

今之賢智者輙致恨於膠黏道學泥塑禪和不知膠黏道學猶勝于呈狀生員泥塑禪和尚强於酒肉和尚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

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鏟刺臠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鏟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鏟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也

一日語及武氏羣以帷薄之事責之余笑謂渠非婦人張氏兄弟婦人耳羣謂何故余曰渠原自謂則天皇帝則分明以男子自處矣既以男子自處則張氏兄弟特皇帝兩寵妃耳且未有男子乃以蓮花之面爲人主所寵者也羣大笑

無錫居民周姓者萬曆戊子冬夢報春闈得雋者衆中諠傳云今年本縣中進士九個半覺來不醒九个半之說且一邑九人得雋亦恐太盛無此事及明年己丑果中十人而薛方山之孫名敷教者武

令人忌才鬼之不若

進籍居五牧乃無錫界上九个半之語亦奇矣

黃魯直草書題耑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詩于扇頭王榮老攜之渡觀江江神索寶風浪大作以玉麈尾端硯宣包虎帳投之不驗最後以此扇投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吁鬼之愛才如此令人反忌才如鬼何耶

今人家簷下溝謂之洋溝說者不一崔豹古今註云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曰羊溝大抵屋下者爲陰溝簷前者爲陽溝還從陽溝是

今之主闢佛者凡釋氏名言妙句盡經批駁非也昔介甫語子固曰善學者讀其書義理之來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此言極公

文公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斯言委不妄語

臨川謝無逸名逸宋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此意極好蓋世所稱語言無味面貌可憎者書生是也以爲書生不能多讀書耳

暖姝由筆議唐人姚合詩移花兼蝶至薛能詩移花更得鶯謂爲悖理乃曰此鶯蝶何其愚也此非鶯蝶愚乃讀詩者愚耳蓋移花後鶯蝶必至乃詩人模擬其詞曰兼至曰更得此正詩家三昧奈何泥執言句耶

李伯時善畫馬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

行己可耻也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
乃側能傷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
夕以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
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此真實諦也嘗見
屠狗者臨卒每作犬聲屠猪者臨卒每作猪聲此
非結習使之然耶乃知日以損人利己爲念者富
貴習也日以損己利人爲念者貧賤習也人之富
貴貧賤果天造非人力耶噫可與知者道耳
禮云父子不同席葢古者席坐四人長幼自當分席

不過不並坐一席耳今人誤會禮意竟至不同堂會飲甚者主家招客亦分父子爲兩日相避如仇敵者然世俗之野于禮如此

太祖上皇微時嘗行臥山間恍惚見雲端若天帝者旁有紫衣護從指曰此老有大陰隲然當契此覺識其處後起土一大石板上有金書曰一紀伶仃二紀平平三紀黃衣滿門無白丁而太祖果以三十六歲登極夫無陰隲而貪圖美地是有地理無天理也果天怕老婆者耶

李木齋冊子畢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一日語及人彘事紫衲道人曰呂后此舉快則快矣第不知高祖如何以處審食其耳語極尖美

一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代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

特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厚之有

冷居士吳人年四十以文自叙曰見惡或仍見惡也有聞則實有聞矣孔之不惑孟之不動巳身到其境非文字也好吟宋人句云兩輪日月磨與廢一副乾坤夾是非其不惑不動之類乎

詹氏小辯曰今世風俗之最懺忮者其一曰講學之徒心本狡獪而外飾中規中矩之形容良知之談不絕于口穿窬之心轉劇于內講者學也而心非爲學借以趨勢賈名取高位而市重利所謂志不

在小者也人人知其狡僞而不敢議不敢犯則以其所藉之名大也而天下是非得失賢否反若有自彼口出者則所乘之勢重也予以其害甚于邪說誣民仁義顛倒而破滅之然乃冥然自信此今之至可痛哭者也其一曰稱詩之徒竊取前聞補綴成篇誕自誇詡以爲作者而高視闊步矜氣大言以凌跨朋儕放情栝酒嫚罵狷狂猥自標舉以爲節狹而高歌擊劍或笑或哭以矯誣流俗曰吾能爲人死生遨遊公卿之門內借聲勢而外顧爲

輕詆以自掩曰某縉紳豈犖犖者彼得吾而價長耳及以請託而造之立下風以仰承意旨低眉輕聲以冀其聽念曰吾掇數十金遺耳萬一不得則反唇怒目而相稽曰若輩賢否出吾口汝目中自無眸子吾豈虛受人堅金白璧者哉汝請族之吾立令銅馳置荆棘中耳顛倒是非亂爲謗毀以恐惕當世而橫無忌憚此亦今之至可痛哭者也要以二家皆爲利耳乃稱詩之徒則明言明欲得之講學之徒無言而以意取陽推而陰以術獵之不

大得不厭焉棲道人云盡出兩項人鬚眉面目真

賈太傅之言也

大學决是子思所作賈逵之言可信也不然誠意傳

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

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

啬處泰廉取而薄享以延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

忠州别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

間法不兩立若此

此段議論是讀史時能進退一步設法

今方言譏人溺後娶者曰晩婆子屎好澆飯喫此誤也其始乃勸人後娶荅之者曰晩婆子雖好要飯喫蓋譏詞也雖然前語雖誤可謂曲盡世態矣

唐之魏徵工于迎合者也彼見太宗喜直諫卽以直諫爲迎與以聲色狗馬逢君者同一術也後世不知便以渠爲直臣當日太宗則知之熟矣曰魏徵嫵媚眞知巳之言哉彼不知者猶嘵嘵于太宗嫵媚二字眞可發一笑也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

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胷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

扳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艸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

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葢無以異

豈有可傳之法哉

嬾眞子曰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進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朴彥法問曰何哂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髑髏之深嚬蹙頞葢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楊子雲逐貧賦也

僕後以此言問于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

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樗道人曰此至言也嘗見詩話謂某詩本某詩不覺失笑得此可一洗其陋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陸平泉先生謂客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巳盡客曰不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于房主人彼此相得爾容他多住數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平翁咲而點首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巳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

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滞則血滞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内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都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

身且如華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色傷明
論海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
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
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爲也昔吳
中一人爲須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須
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虺
即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
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
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其所疾者與其友將

慊作恰解

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慊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機順時爲劑人之氣即天地之氣元無彼此勝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益如川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

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冬夏一生之老少皆然樗道人曰此論最爲明快學醫者佩之庶無人費之慨乎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

釋氏之輪廻不特生死輪廻凡念頭起滅即是輪廻如前念滅而後念起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千中觧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

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

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但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梁次公曰見識偏是貧見識全是富見識低是賤見識高是貴見識短是夭見識長是壽見識小是愚見識大是智見識邪是狂見識正是聖見識險是凶見識穩是吉見識近是禍見識遠是福嗚呼安

得有識者解吾此語哉

聶以道宰江右也一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

神明此公如斯姓 治必有文章

拾古文作致

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鞫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擣道人曰如此聽訟的是眞實經濟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于世敎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

詩發乎情止乎義禮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

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葢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盖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于後後之說勿施于前其語次第不可顚倒故次序其語曰尚書叙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

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泛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巳意橫說竪說其文詳瞻抑揚

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説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録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寺剎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没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於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致峯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君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罷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爲務哀哉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搏道人曰甚至人又以精氣爲糧如辟穀其遺也

馮宿文宗朝敭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開之有巾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國相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耀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謁者奉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曰

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倣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携道人曰今之馮宿不一而足乃不即死又出宿下矣噫